

第一章 沙的故事

1978年2月21日
于印度普那

有一条河流，它发源于一个很远的山区，它流经各式各样的乡野，最后它流到了沙漠。就如它跨过了其他每一个障碍，这条河流也试着要去跨越这个沙漠，但是当它进入那些沙子里，它发觉它的水消失了。

然而它被说服说它的命运就是要去横越这个沙漠，但是却无路可走。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来自沙漠本身隐藏的声音在耳语：“风能够横越沙漠，所以河流也能够。”

然而河流反对，它继续往沙子里面冲，但是都被吸收了。风可以飞，所以它能够横越沙漠。

“以你惯常的方式向前冲，你无法跨越，你不是会消失就是会变成沼泽，你必须让风带领你到你的目的地。”

“但是这要怎么样才能够发生？”

“藉着让你自己被风所吸收。”

这个概念无法被河流所接受，毕竟它以前从来没有被吸收过，它不想失去它的个性。一旦失去了它，河流怎么知道说它能够再度形成一条河流？

沙子说：“风可以来执行这项功能。它把水带上来，带着它越过沙漠，然后再让它掉下来。它以雨水的形式掉下来，然后那些雨水再汇集成一条河流。”

“我怎么能够知道说它真的会这样呢？”

“它的确如此。如果你不相信，你一定会处于绝境，最多你只能够成为一个沼泽，而即使要成为一个沼泽也必须花上很多很多年的时间，而它绝对跟河流不一样。”

“但我是不是能够保持像现在这样的同一条河流呢？”

那个耳语说：“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无法保持如此。”

“你本质的部分会被带走而再度形成一条河流。即使现在，你之所以被称为现在的你，也是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部分的你是本质的部分。”

当河流听到这个，有某些回音开始在他的脑海中升起。在朦胧之中，他想起了一个状态，在那个状态下，他或是一部分的他曾经被风的

手臂拉着，的确有这么一回事吗！河流仍然不敢确定。他似乎同时想到说这是一件他真正要去做的事，虽然它不见得是一件很明显的事。

河流升起他的蒸气，进入了风儿欢迎的手臂，风儿温和地，而且轻易地带着它一起向前走，当它们到达远处山顶的时候，风儿就让它轻轻地落下来。

由于他曾经怀疑过，所以河流在他自己的头脑里能够深刻地记住那个经验的细节。

他想：“是的，现在我已经学到了我真正的认同。”

河流在学习，但是沙子耳语：“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每天都看到它在发生，因为我们沙子从河边一直延伸到山区。”

那就是为什么有人说：生命的河流要继续走下去的道路就写在沙子上。

今天我们要进入苏菲主义的世界。苏菲主义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个世界观；它是一种超越，但不是一种超越的哲学。它不倡导任何理论，它只是给你实际的暗示。

苏菲主义并非纯理论的，它是完全实际的、实用的，它是完全生活化的，而不是抽象的，因此它没有世界观，而且，由于它不是一个系统，它并没有将知识系统化。

一个系统是一个对存在完整的解释。苏菲主义并不是一个系统，它并没有对存在的解释，它的方式是直接

进入存在的奥秘，它不解释任何事情，它只是指向“那神秘的”，它引导你进入“那神秘的”，苏菲主义不去解开存在的奥秘。所有的系统都会那样做，他们的整个工作都是在使那个未知的变成已知，在摧毁奥秘、摧毁不可思议的事，然而苏菲主义引导你从一个奇观到另一个奇观，引导你更深入奇境。

它不是一个系统，因为它从来不给你对于任何东西的完整解释，它只是给予非常非常小的暗示，给予一些洞见的闪光，它不会编织哲学，它只会编造故事、逸事、隐喻、寓言和诗。它不是玄学，它是隐喻；它是一只指向月亮的手指。你无法藉着分析那只手指来了解月亮，但是如果你带着同感来跟随它的方向，如果你融入它，那么你将会看到那个月亮。手指并不是月亮，手指不可能是月亮，但手指能够指出那个道路。

苏菲的故事并不是哲学化的，它们只是温和的暗示，它们只是耳语，苏菲不会大声喊叫，它只会耳语，所以，很自然地，只有那些准备用同感来听的人——不只是用同感（sympathy），而且用神入（empathy）——只有那些准备在信任和臣服当中打开他们的心的人才能够了解苏菲主义是什么；只有那些能够爱的人能够了解苏菲主义是什么。它的讯息是什么？它不是一种逻辑分析，它也不会像禅那么不合逻辑。苏菲主义说逻辑是一个极端，不合逻辑是另一个极端，苏菲主义只是在这两者的中间，它既不是逻辑的，也不是不合逻辑的；它既不靠向右边，也不靠向左边，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它并没有像苏格拉底那么合乎逻辑，它也不像菩提达摩那么没有道理。它

说：菩提达摩和苏格拉底看起来虽然不一样，但他们的方法是一样的。事实上菩提达摩比苏格拉底更合逻辑，因此他才会陷入那个不合逻辑的。如果你继续遵循逻辑的路线。迟早你会来到一个点，到了那个点，你会看到逻辑已经结束了，但是那个旅程仍然在继续。菩提达摩就是一个苏格拉底——一个已经走完全程而到达边界地带的苏格拉底，在那个边界地带，逻辑停止了，但是生命还在继续。菩提达摩看起来不同，但是他的方法是苏格拉底式的，它是理智的。禅非常反对理智，但是反对理智仍然是理智的；禅是反哲学的，但是成为反哲学的就是成为哲学的：那就是“你的”哲学。苏菲主义避开这两个极端，它遵循中道，刚好在中间——黄金中庸。

在禅里面，重点字是“脑到”（mindfulness）；但是在苏菲里面，重点字是“心到”（heartfulness）。这一点要记住，因为它能够使你清楚地知道它们的不同在哪里。禅是反对头脑的，但它是透过头脑来超越头脑；苏菲并不反对头脑，苏菲对头脑完全漠不关心，苏菲集中在心上，它只是不去管头脑，它相信“心到”。是的，也有某种醒悟会来到苏菲徒身上。如果我们把禅的醒悟的三托历称作“头脑的醒悟”（mind-wakefulness），那么我们对苏菲的醒悟就必须另创一个新字：“心的醒悟”（heartwakefulness）。苏菲的途径是爱人的途径；而禅的途径是战士或武士的途径。由于这个方法上的基本差异

但是它们两者都使用故事。禅使用故事，苏菲也使用故事，但它们的故事有不同的味道、不同的风格，禅

的故事是荒谬的，它是一个谜、一个不能够解决的谜。你可以尝试，但是你永远无法解决它，那个“不能解决”就隐含在问题里面，它是内含的。它必须很荒谬，因为它是要摧毁你的头脑、要震惊你的头脑的一个设计。它是一把剑……要杀掉你的头脑。它几乎要把你逼疯，因为似乎没有答案，而你必须继续冥想那个故事，它是一种静心冥想的设计。头脑可以提供很多解答，但是所有的解答都被师父所拒绝。弟子会整天一直想出新的答案，但是师父会一直对弟子大声喊：“这是胡说！再去找！”有时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有时候过了几年之后，突然间有一个片刻，弟子会了解到没有答案。记住：如果你只是用想的说没有答案。那么你就错过了那个要点，你必须真正了解说没有答案。在那个没有答案、没有结论的状态下，就有一个超越会发生——一个跳跃、一个量子跳跃（quantum leap）——你已经透过头脑而超越头脑。禅宗故事的运作就好像用一把剑切掉头脑的节。

苏菲的故事不是一个谜，它是一个寓言。它不是一个震惊，它不是一把剑；它是说服、它是引诱、它是爱人的方式（way of the lover），它非常温和、非常温柔、非常女性化。禅非常男性化，而苏菲是女性化的。禅的故事把你逼疯：透过创造出一种使你的头脑发疯的状态。它帮助你超越它，它逼你发疯！苏菲的故事则是慢慢地使你醉，慢慢地，但是是不可避免的。

苏菲的故事有诗在里面、有韵律在里面。苏菲的故事，你必须去沉思它，而不是去静心冥想它；禅的故事，你必须去静心冥想它，而苏菲的故事必须被吸收，必须

像茶一样地被啜饮，在放松的心情下享受它。禅的故事必须用非常非常集中的头脑，在一种非常强烈的态度下，在一种强烈当中被贯穿。你必须将你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那个故事上，你必须忘掉整个世界，只让那个没有道理的小故事存在。你知道它不能够被解决。但是你必须将你的整个能量都投入，你一直都知道这是很荒谬的，它将不会引导你到任何地方，但是师父会说：“集中在那个焦点上！集中精神！注意！洞察那个故事的谜！”

苏菲的故事必须就像故事一样地被听取。苏菲宗派的人是伟大的说故事者，他们会一起坐在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地方喝茶、喝咖啡，然后开始讲故事，师父会讲故事，而故事只能够给你一些瞥见和暗示，但是却非常具有潜力，非常具有穿透力。弟子所需要的就是去听，不是集中注意力去听，而是具有同感力去听。用敞开的心灵去听，而不要有任何紧张。那个故事必须被享受，当你享受它的时候，它才会显露出它的奥秘。

在我们开始享受这个故事之前，还有几件事要告诉你们：我说过，苏菲主义并不是一个世界观。它是一个真知卓见，而不是一个世界观。一个世界观意味着你保持不变，但是你开始相信一个哲学或是某种对真实存在的解释。你还是保持一样，根本没有改变。世界观会让你增加一些知识，使你变得更博学多闻。

但是真知卓见会蜕变你，唯有当你被蜕变，当你被带到生命的另一个高度、另一个高处、另一个深度，才可能有真知卓见。

苏菲主义是一个真知卓见，事实上，称它为“苏菲

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主义”。苏菲宗派的人不称它为“苏菲主义”，这个称呼是局外人给他们的。他们本身把他们的真知卓见叫做“塔沙乌里”(tas-sawuri)——一个“爱的洞见”、一个朝向真实存在的“爱的接近方式”。它是跟存在坠入爱河。那个在想“关于”存在的人是有一点敌意的，因为他从存在创造出一个问题，就好像存在在向他挑战，而他必须去解开它的密码、必须去揭开它的奥秘、必须去摧毁它的奥秘，因此他必须抗争。

苏菲说：我们跟存在是一体的，不需要抗争。说服、低声耳语、邀请、爱、跟它做朋友，然后存在本身就会开始显露出它的奥秘，不需要去强暴它。哲学的方式、科学的方式、理智的方式是一种强制！它是在强迫存在显露出它的心，它是用武力和暴力脱掉存在的衣服。那个暴力或许是科学的方法，或许是逻辑的方法——那都无关紧要——那个暴力还是存在。哲学家采取一个观点，就好像自然不准准备显露出它的奥秘，就好像它必须被强迫。那是一种暴力的方式。

苏菲说这是不需要的，存在在等你接近，好让它能够显露出它的心。存在在等你跟它坠入爱河。如果你深深地爱上存在，它就开始打开，它就开始显露出它的秘密，它等着你来接近已经等很久了，不需要去强迫它，不需要去强暴！你可以坠入爱河。

世界观的立足点是积极的、进取性的，而真知卓见的立足点是爱。

我告诉过你们，苏菲主义并不是一个系统，因为所

有的系统都会产生枷锁，它们会在你的周围创造出监狱。苏菲主义是自由，它不会在你的周围创造出任何系统，它不叫你要相信某种系统。是的，它谈到“信任”，但是它不谈“相信”。

信任与相信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谓的相信意味着相信一个学说、相信一个哲学、相信一个世界观，比方说你相信伊斯兰教、你相信印度教、你相信基督教。但是当你信任，你是信任生命。你不是“相信”生命，你是“信任”生命；你“相信”哲学。“相信”是“信任”的一个可怜的代表品。记住，相信来自头脑，而信任来自心。它们的品质是不同的，完全不同、完全相反。永远不要成为相信系统的一部分——永远不要成为一个印度教教徒，或是一个佛教徒。当你变成相信系统的一部分，你就变成一个奴隶。

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地方或是一个空间，在那里人们不会将信念强加在你身上，但是会在“信任”上帮助你，那么你就去找那个地方。那是一个你可以成长、你可以成长而变成自由的正确地方。没有其他的成长，在“自由”方面的成长才是唯一的成长。

我告诉过你们，苏菲主义不是一种哲学，但它也不是反哲学。它避开哲学，它对哲学漠不关心。它说：当真实的存在就在那里，为什么要去担心那些文字？当你能够喝水，为什么要担心关于水的理论？当你能够走到太阳下跟着阳光欢舞，为什么要去担心那些理论？为什么不直接经验，为什么不直接进入那真实的经验？哲学一直在绕来绕去。它总是“关于”这个，“关于”那个，

它从来不穿透真理的核心。它思考“关于”真理，但是去思考关于真理就是将它虚假化。真理必须被碰面，而不是被思考；真理必须被经验，而不是被相信。真理不是一个结论——你无法藉着三段论法的过程来达到真理。真理就在那里！你就是真理，树木就是真理，鸟儿就是真理，太阳就是真理，月亮就是真理，到处都是真理，而你却闭起你的眼睛在想关于真理？所有的思想都会把你带入歧途。

不需要去想，要去经验它！唯有透过经验，你才会知道它。

苏菲主义不是一个思考的方式，而是一个生活的方式、一个经验的方式；它不是一个哲学的方式，而是一个生活的方式。

我说过，苏菲主义并不是纯理论性的。纯理论意味着你去思考关于你所知道的事情，这是愚蠢的。理论性的思索意味着一个瞎子在想关于光的事，或是一个聋子在想关于音乐的事。当你在想关于神的事，你认为你跟一个瞎子在想光有任何不同吗？你没有看过神，你没有当过任何神性的东西，而你却一直在想。你要怎么做呢？是的，头脑非常聪明，它能够编织出美丽的系统，但那些系统都是无关的，不管那些系统是好是坏，是合乎逻辑或是不合逻辑，它们都是无关的，它们跟真实的存在无关，它们跟真实的存在没有关联，它们是头脑的游戏。

苏菲主义并不是头脑的游戏。它是很实际的，完全实际。如果你问一个苏菲宗派的人关于神的事，他会笑，或者他会唱一首跟神无关的歌，或者他会告诉你一个故

事，在那个故事里，神从来没有被提到，或者他会说出某种似乎完全跟那个问题无关的事。他只是在说：“不要那么愚蠢，让我们实际一点。”你问关于神的事，但他会谈关于祈祷的事，而不是关于神的事。一个真正的苏菲徒会避开神这个主题，他会谈祈祷，祈祷是很实际的。你谈论天堂，但他会谈论你的痛苦，以及如何抛弃那些痛苦，那就是“实际”。因为天堂并不是在其他某个地方，当你抛弃了你痛苦的方式，你就会处于天堂之中，或者讲得更真实一点，你就是天堂。

苏菲宗派的人总是在谈论技巧和方法，他们从来不谈论“什么”，他们只谈论“如何”。以那样的方式，你跟任何科学家同样地科学。苏菲主义是瞥见到宗教应该如何。谈论关于神的事是不着边际的，要创造出一个人带领你到神那里的阶梯。谈论关于天堂的事完全是在浪费时间，要给予方法，好让天堂能够从你的存在开发出来，它是一个内在的现象，它是你内在的空间，地狱也是一样。

苏菲主义甚至不是一个宗教，但我们或许可以称它为“宗教性”。它没有教会，没有书——没有《圣经》、《可兰经》、《吠陀经》或《法句经》。它没有书、没有圣书，也没有教会。苏菲主义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漂浮的宗教性。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苏菲徒，不论你是一个印度教教徒，一个基督徒，或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你都可以成为苏菲徒。一个人可以在任何地方成为一个苏菲徒，它是如何创造出宗教性一个很实际的方式。

人们在想：“如何归属于一个宗教？”苏菲主义说：“这

是愚蠢的。唯一可能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创造出宗教性，如何蜕变一个人自己的能量，而让它变成“宗教的”？如果你开始属于一个宗教，你将徒有其名，但是你将不是宗教的，而你心目中的彼岸将只是这个世界的投射。

你可以去看那些彼岸的人，如果你密切地注意观察他们，你将会感到惊讶：他们的“彼岸”只不过是“此岸”的一个投射。在他们的天堂里，他们也是在希望同样的欢乐，当然是在一个更永恒的基础上——更强烈、更活生生——但还是同样的欢乐。在他们的地狱里，他们还是在害怕同样的痛苦、同样的受苦——那些痛苦似乎更强烈、更持久。不同的只是在于数量。地狱之火跟这里的火是一样的，但或许比较强烈、比较炽热。它会燃烧更多、伤害更多、损伤更多，但它还是同样的火。而在天堂呢？它将会是同样的食物，或许更美味、更有营养，但是那个不同只是在于数量，然而数量并不是真正的差别。唯有当你把注意的焦点由数量转变到品质，那个差别才会产生。当你开始改变你生活的品质，那才是宗教的本质。

一个具有真正宗教本质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印度教教徒，或基督徒，他只是“宗教的”。耶稣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是宗教的，我称他为一个苏菲宗派的人。佛陀不是一个佛教徒，他只是“宗教的”，我称他为一个苏菲宗派的人。

一个苏菲宗派的人就是一个已经洞察了宗教最精髓的部分，而抛弃了那些非主要部分的人。

我邀你进入这个被称之为苏菲主义的祝福里，但是唯有当你具备了很好的同感力，你才能够进入。你要怀着爱心来倾听；争辩是不会有有所帮助的。苏菲主义不会努力来说服你，它只是使它自己随时准备好，让所有想要参与它的人随时可以取用。它是对每一个人的邀请，但是唯有那些具有足够勇气而不争辩的人才能够进入这个苏菲的世界。必须以同感力作为基础，而且必须参与，必须融入它，与它保持和谐的关系。记住：争辩是懦弱的。所有的懦夫都在争辩，所有的懦夫都会争辩。唯有那些勇敢的人能够跳进未知的领域。很明显地，那未知的是无法被争论的，因此它才被称为“那未知的”。

关于已知的，你可以争辩，你可以透过思考来对那已知的下结论，但是你要如何去面对那未知的呢？思考只能够给你那旧有的，给你那已经被知道，或是已经被经验过的。思考无法给你那从来没有被经验过、从来没有被知道过的东西。如果你过分执著于思考，你将会被陷住。那未知的不是来自你的过去，那未知的是从未来进入的；那未知的不是来自你的记忆，否则它就不是未知的；那未知的穿过你的记忆而来自某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泉源，来自某一个未知的泉源。你的记忆必须被抛开，那就是当我说你们要具有同感力地倾听，要融入它的意思。在此，我并不是在提出一个哲学的论点，我只是在告诉你一个故事。对一个故事，你不需要去争辩；对一个故事，你只要像小孩子一样地去听它，享受它的细节、它的转折点，或是突然的转弯。你只要进入它的精神，看看那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它能够告诉我们很

多。当你的洞察力成长得越深入，那个故事就越能够将它的深奥之处显现给你。

信任……

让信任成为你走向苏菲主义的方法。它只对那些能够信任的人敞开。再度记住：只有那些有勇气的人才能够信任；懦夫总是从未知的领域缩回来。

现在我们来讲这个故事……它是最美的故事之一。

有一条河流，它发源于一个很远的山区，它流经各式各样的乡野，最后它流到了沙漠。

每一个字都有含义，你必须进入每一个字的精神。

有一条河流……

河流是生命的一个隐喻，是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以及每一个人生命的隐喻。你之所以在此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也不是偶然的，从很久很久以来，你就一直都在这里。恒久以来，你的河流就一直在流，从遥远的山区流下来，那个山区你已经完全遗忘了，你流自一个泉源，而你对那个泉源已经不再有任何概念了。

你“流经各式各样的乡野”：你曾经是一块石头，你曾经是一棵树，你曾经是一只小鸟，你曾经是一只动物，你曾经是一切！你经历过所有各种经验，你经历过很多很多风景，你经历过所有各种可能性，生命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丰富你。

但是你却一直在忘记。它太多了，所以无法被包容，每天的烦恼太多了，它带走了你太多的意识，以致于你无法记住。你必须忘记你经验的主要部分，因为你只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注意，而那个注意只能够包含这么多。每天你都必须忘掉你所经验的几乎百分之九十九，而只留下百分之一，经过几天之后，甚至连那百分之一也没有完全被保留，它有一部分消失了；经过几年之后，它整个都消失了，只有主要的芬芳被保留下来。

如果你的注意力成长，你就能够包含更多。佛陀说过，如果你的头脑卸下每天的烦恼，你就能够记住你的前世，这句话是真实的。如果你放松对俗事的集中注意，那么那个光将会开始掉落在过去的事情上面。佛陀不但记住，而且他还谈论他所有的前世，千千万万个前世。他曾经是一只大象，他曾经是一棵树，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等等。那些也是你的前世。

你并非突然在此，你有一个连续，你是一个连续。意识是一条河流。

在西方，威廉·詹姆斯首度使用“意识之流”这句话，他一定是从某一个苏菲的来源听到这一句话，没有其他管道，因为苏菲一直都在谈论意识之流、生命之流，它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流动的现象，它是活动的，而不是静止的。即使当你在这里，你也不是静止的。事情每一个片刻都在改变：身体是一个流、头脑是一个流、你的存在也是一个流。即使在两个连续的片刻之间，你也不是相同的。早上的时候，你非常快乐、非常信任，但是到了下午，你变得非常怀疑、非常不信任，而到了晚

上，每一个人都变得更怀疑、更喜欢讽刺。清晨的时候，每一个人似乎都具有祈祷的心境、都很天真，但是当那一天继续经过，当你被欺骗，被拉到这边又推向那边，你就开始丧失你的天真。

你经常在改变，你是一个活动状态。如果你试图维持不变，你将会创造出悲惨，因为如此一来你就是在跟你的生命抗争。那个讯息是流动、放开来；那个讯息是不要逆流而游；那个讯息是顺流而下，这就是你的人生。不必害怕，因为多少年代以来、多少世纪以来，这条河流就已经一直在流了。不需要害怕，这条河流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里面也将会继续流。从一个永恒到另一个永恒，它一直在继续着。

你是宇宙的基本结构物，你不会消失，即使当你消失很多次，你还是会被留下来，那个主要的部分还是会被留下来，只有那非主要的部分继续在消失，但是那非主要的部分并不是你。

有一条河流，它发源于一个很远的山区，它流经各式各样的乡野，最后它流到了沙漠。

关于这个描述，有两件事可以说……

那个来源是在山区、是在高处，那就是世界上每一个宗教都在说的：人是由神降下来的，那个来源是在高处的山区，人从高处降下来。那就是为什么基督教那么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那个观念跟所有的宗教冲突。

达尔文进化的理论倡导说人不是来自高山，而是来

自山谷，人来自低处，而往高处发展。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教导的刚好跟它相反，他们一直都在说人是由神降下来的。关于它，有一些事必须加以了解：如果你来自神，唯有如此，你才能够回到神那里，否则是不行的，因为来源一直都是目标。那个圆圈必须被完成，你必须再度回到那个你从那里来的点。

达尔文创造出一套非常奇怪的哲学，一个直线的进展，他说你会继续进化再进化，但是那个进化的终点在哪里？它就好像一条线，一直继续着。它从某一个黑暗的山谷开始，但它在哪儿结束呢？它无法在任何地方结束，它是一条一直继续下去的直线。它是直线的，它将永远保持不完全整、它将永远保持不满足、它将永远无法被完成。

然而宗教告诉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他们说：人来自神，而最终会再度进入神，它是一个圆圈，它是一个完成，当它完成，它就满足了。

有一条河流，它发源于一个很远的山区，它流经各式各样的乡野，最后它流到了沙漠。

最后终于！

每一个意识都会走到一个穷途末路的点，一个苏菲族称之为“沙漠”的点。沙漠是一个你开始觉得你在消失的点；沙漠是一个你感觉你在垂死的点；沙漠是一个你觉得完全没有希望、没有意义的点，一个你开始沉思自杀的点，一个你不知道要怎么办，或是怎么不办的点；